



生活家

## 破晓

李宇佳

天还没亮透,鞋带已经第三次散开。我蹲在攸州公园里的香樟树下系鞋带,露水正顺着叶脉滑落,在肩胛骨上砸出冰凉的圆点。这是连续晨跑的第七天,肺叶依然像浸了醋的棉絮,每次呼吸都泛起酸涩的褶皱。最初决定奔跑,是因为那份压在键盘底部的体检报告,“轻度脂肪肝”五个字在显示屏的蓝光里忽明忽暗,宛如某种无声的嘲笑。二十八岁的身体正在背叛我——熬夜加班囤积的咖啡因在血管里结痂,外卖、奶茶堆积成脂肪的碉堡,而那个曾经在操场跑十圈不喘气的少年,如今被封存在像素组成的牢笼里。前三天总是最难的。晨雾裹着汽车尾气钻进喉咙,小腿肌肉突突跳动着罢工,耳机里的摇滚乐也盖不住胸腔里破风箱似的轰鸣。每次跑出公园到第二个红绿灯时,必定会遇到一位扫地的老伯。他穿着褪成灰白的环卫服,竹扫帚在路面上划出沙沙的弧线。第四天我实在跑不动了,撑着膝盖喘得像条搁浅的鱼,老伯忽然开口:“小伙子,要不要试试跟着走?”

后来这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暗号。每当我脚步发飘时,他就会用扫帚柄轻点地面,我便转身倒行五十步。世界在颠倒中变得新奇:矗立的大楼刺破靛青的天幕,流浪猫跃上围墙划出银亮的抛物线,早点铺蒸腾的白雾里浮着金黄的油条。这种倒错的清醒让我回想起大学夜跑时,总爱故意在湘江边踩碎月光。

晨光终于撕开雾霾时,我看见自己的影子被跑道拉得很长,像根绷紧的弦。攸州公园的香樟树把年轮刻在混凝土上,每片落叶都裹着未蒸发的夜露,在跑鞋底沙沙作响。老伯的扫帚已经转了三圈,灰白的工作服在晨风里鼓成飘扬的旗。

“要不今天试试变速跑?”他突然从树后转出来,竹扫帚尖挑着半截枯枝,像举着某种隐喻。我望着他布满茧子的手,想起昨夜加班时盯着电脑屏保上被转的叶子,突然明白那些枯枝与文字一样,都在遵循着某种宿命般的轨迹。

正午的阳光在树冠上漾出翡翠色,我躲在树荫下撕开能量胶,却看见办公桌上堆积的报表正渗出焦躁的蒸汽。上周五的会议还历历在目,仿佛在说年轻人要像跑马拉松那样管理时间。可当我跑完十公里瘫坐在长椅上时,手机弹出美团提示音——是单位前在茶厂学的秘方:“累的时候喝一口,苦味里藏着回甘。”

“你这些树,要经过多少次晨露夜霜才肯发芽?”后来回想这句话的意思,做任何事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要像跑步的节奏,也要像电子表的秒针,稳扎稳打,一步一脚印。

暮色中的跑道依然喧嚣,夜跑的人群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头灯。我知道那些光影里藏着无数个破茧的故事——有人甩掉慢跑鞋,有人踩着失业通知书冲刺,有人在产假后重新丈量大地。就像老伯的竹扫帚,总在清扫昨天的落叶,却也在为明天的花开腾出空间。

失神恍惚间,依稀听见有个声音:“大胆往前走,前面转弯处有日出!”

# 流水哗啦啦

谭圣林

沿河村庄遭遇日军连续袭击后,阴霾笼罩着一片寂静,只听见流水哗啦啦,响得在叫唤。一位瘦弱书生,粗布灰衣,打飞脚行走在机耕路上。

他叫唐瀚文,去邻村远房亲戚家料理丧事。前两天,他表叔的婶婶在山上砍柴火,被鬼子空袭炸死,据说手脚都找不齐了。

唐瀚文自小跟着当私塾先生的父亲,背过许多线装古书,是附近几个村肚子里墨水最深的后生子,特别是一手字,写得帅,随便捡根芦苇或树枝,都可以写得起飞。白事上的祭文挽联之类的,除了他父亲,教他拿捏得最熨帖。村里人喊这个角色为礼生。

突然,唐瀚文一惊,路边茅厕土砖墙上,田铲斜靠着一把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不好,有个巡逻的鬼子在蹲茅坑!

草木焦卷,家因破损。唐瀚文怒火从脚底直冲天发梢,手中握着的笔杆子几乎要折断,恨不得上前撕了鬼子。

村长是游击队员,放出狠话,谁要是杀一个鬼子,老子奖励十斤猪肉,缴获一把枪,奖励一担谷。

但凭着自己吃茄子嚼豆角的几两力气,哪里干得赢吃肉食鱼加罐头的鬼子。唐瀚文琢磨着。

怎么办?再犹豫,鬼子先事出来,自己躲都来不及找地洞。

对了,有田铲,天天铲草扒拉粪土的田铲,打磨得放光,起刀锋。唐瀚文到底是读书人,拿主意快。他躬下身子,咬着嘴唇,猫步逼近,双手操起田铲,胆量瞬间爆棚,屏住二十八年最猛烈的一口血气,说时迟那时快,对着探出狗耳帽脑壳的鬼子劈了下去。鬼子叽哩哇啦惨叫了,张牙舞爪欲反扑,唐瀚文照准狗头,再补一铲,鬼子扑倒在地,成了死狗一条。

树上的鸟群欢呼喜喜地叫着,展翅飞翔。

唐瀚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恶气,这是天意使然,祭奠死去的亲人。

村长兑现,唐瀚文得了十斤猪肉和一担谷的奖励。

哨声响起,紧急转移。众人隐蔽在一条横跨两个村的涵洞里,免遭报复。这是开凿出来用作灌溉发电过水的大通道,有千余米长,里面划得开竹筏。

口福同享。大家藏在涵洞里吃肉打牙祭,热议唐瀚文惊险传奇式的绝招,与哗啦啦的流水一起乐呵。

唐瀚文获得一致点赞,文有采,武有勇,是个狠角色。

其时,国军四处招兵。得知是去抗日,唐瀚文连夜跟着队伍,消失在北去的夜色中。

人尽其长。唐瀚文负责文书。前线行动速战速决,毛笔卷写太慢,换用铅笔,起草战报手令,登记后勤物资,统计击毁日军战斗机轰炸机架次。最棘手的事,记录伤亡战士名册,北方的杠子嘎子,南方的阿牛阿山,类似的名字记了不少。每记一个,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战壕边从此多了一线染血的泥土。

在一次紧急转移中,遭遇日军轰炸,轰隆一声巨响,一股气浪冲击过来,唐瀚文被推到了崩坎下,出了圈,右腿中弹片若干,汩汩出血。等他从半死中苏醒过来,部队已在风驰电掣中远去。

唐瀚文扯了些苦蒿、车前草、小蓬草、刺儿菜什么的,用石头锤烂,敷在伤口止血消炎,再用布带扎紧。就这样,他穿着一双从日军尸体上扒下来的棉鞋,拖着一只痛腿,寻到一户好心的农村人家,暂时落脚。

老乡家生活也过得缺油少盐。几个月后,唐瀚文右腿顶得一些力了,他离开了好心人家,逃难一样踉踉跄跄前行。幸好肚子里的墨水未流失,做私塾先生,卖对联,写状子,总能换点银元糊口。饿急了,冻僵的馒头直接放在马粪上烤熟吃。垃圾堆里的死人衣服捡着穿过。跳入哗啦啦的流水中了结的念头多次闪过。

唐瀚文潜意识里,还是想去找部队,以笔为刀杀鬼子。

部队没找着。他找着了一大户人家的闺女蓝秀。两人一个是秋叶,一个是夏花,才貌相衬,对上了眼。从此唐瀚文征途多了个伴,心里温暖了些许。

更大的温暖乘着旭日东风而来,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了。岁月化作流水,哗啦啦注入脑海。

散文

## 老冰棒

尹建英

“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虽时至处暑,却没有等来秋雨的浸润,各地的“炙烤模式”仍然在即。趁着“年假+暑假”的档期,卸下书包的孩子与放下工作的我们终于拉开了以陪伴为主题、以探索为脚步的旅行的序幕——世界那么大,总要去看看山的顶峰,湖的彼岸;瞧瞧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听听青瓦白墙说的情话,时光留声机里的年华。

然而,持续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让我们的度假计划变得有些“狼狈”。酷暑难当,我们只能趁着清晨或夜色初上,才敢“全副武装”地出门,把纸上的攻略一步步变成走过的路、看过的景。在旅途中,有一道风景尤为特别:在游客如织的队伍中,一位小贩推着自行车,叫卖着“老冰棒”。那质朴的叫卖声仿佛能穿透时光,瞬间将我拉回了那个清凉又甜蜜的童年夏天。

童年几乎没有零食的,特别是夏天。某个夏日的午后,酷热难耐,即便不停地摇着蒲扇,也驱不散半分暑气。就在这时,马路上突然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叫卖声:“卖冰棒,卖冰棒……”那一瞬间,我仿佛能感觉到村里无数双眼睛,都随着那辆时远时近的单车而一起起落落。

从镇上到我们村,有八里路远,乡下孩子口袋里没什么钱,卖冰棒的师傅并不常来。他总是骑着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大大的白色泡沫箱。箱子顶上挖了个碗口大的洞,用一块厚厚的棉布盖子塞得严严实实。每次他来,都要到下午了。

师傅还没进村,清脆的单车铃声就和叫卖声混在一起,隔老远便能听见。他总是在村中心小学门口停下——那里有栋两层的泥巴教学楼,人口最集中。他会把车停在木制楼梯的转角处,那儿刚好有个一米来高的小平台,既可以坐人,又能稳稳地放好他的冰棒箱。不一会儿,箱子周围就围满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大家眼巴巴地看着师傅像变戏法似的从箱子里拿出一根根还冒着冷气的冰棒,先是那股凉气,就足以让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猛吸几口,心里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慰问。

有些孩子实在忍不住诱惑,转身跑回家去,一场围绕着冰棒的“家庭博弈”就此上演。幸运的孩子,能用撒娇和央求换来父母的“恩准”,攥着皱巴巴的毛票,兴高采烈地跑回来换一根冰棒——那时候,一根冰棒不过两毛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渴望只能在父母的辛劳面前败下阵来。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哥哥从不敢理直气壮地向妈妈讨要什么,我们早已习惯了懂事,甚至忘

了自己也只是个会嘴馋的孩子。

为了实现“冰棒自由”,卖冰棒师傅的到来,竟激发了我们这群“小屁孩”前所未有的“商业头脑”。去哪儿挣钱呢?村里的总能收废品,一个稍大点的孩子提议:“我们去捡破烂卖钱,不就有权买冰棒了吗?”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大家的执行力空前高涨。

从那以后,只要一放学,我们十来岁年龄相仿的孩子便散布在村里村外、屋前屋后,到处搜寻着塑料瓶、破胶鞋底、旧牙膏皮……见到“垃圾”便如获至宝。现在回想起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竟无意间引领了村里“垃圾分类”的时尚。废品按种类计价,有的五分一斤,有的两分一斤。每次凑够一小堆,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拎去卖掉。总能收总是眯着眼,半开玩笑地叮嘱我们:“可不许拿家里有用的东西来卖啊,小心你们爸妈打断你们的腿!”

可别小看这几分钱,在当时我们眼里,这已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足以实现我们“天大”的愿望。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满村庄,围在泡沫箱旁的小伙伴们依旧没有散去的意思,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天中的“最后疯狂”。尽管泡沫箱的保温措施做得再好,也难抵三十九度的高温。到了傍晚,箱子上的冰棒开始慢慢融化,老板不得不降价处理。终于,在最后一抹夕阳即将消失时,冰棒师傅“忍痛割爱”,开始了“清仓大甩卖”——五分钱一根!这才是整个下午最激动人心的销售高峰。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事师傅手中接过冰棒。此时,白色的包装纸已经湿漉漉地贴在冰棒上,棱角也变得圆润。我们先是贪婪地吮吸包装纸上的冰水,然后才舍得撕开。冰棒舍不得大口咬,而是含在嘴里吸一口,再拿出来,看看哪里化得最快,就再吸一口,还常常高高举起,生怕融化的冰水滴落在地。我们满心欢喜地享用着自己的“战利品”,嘲笑谁吃得最快,而最骄傲的,莫过于自己的那根冰棒能吃上最久。那股清甜的奶味,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满足。

长大后,冰淇淋的种类日新月异,五花八门。老冰棒依然在冰柜的某个角落里,安静地占着一席之地。只是,无论吃多少次,我们都再也找不回当年那份简单的挚爱,那份对清凉的渴望,以及那份源自内心的、纯粹的悸动。

关于冰棒的记忆,就这样被我悄悄封存心底。直到旅途中那一声熟悉的叫卖,才恍然将它唤醒,也唤醒了我对那个纯真年代的无尽怀念。

现代诗

## 铭记历史 守护和平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过德文

从九一八到七七再到九三  
这些看似冰冷生硬的数字  
却已被无数先烈们的鲜血染红  
是中华儿女不屈灵魂的图腾  
是战争,痛苦,屈辱  
是生存,正义,和平

八十年了,又仿佛就在昨天  
谁能忘记,谁会忘记  
卢沟桥上的枪声  
黄浦江畔的硝烟  
长沙的焦土,重庆的火海  
南京,南京城的亡魂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是钢铁的意志,是愤怒的吼声,是冲锋的号角。  
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看西风漫卷,红旗猎猎  
岂容,岂容鼠辈横行

为了每一寸土地和光阴,秩序与和平  
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  
我们没有屈服,我们不能退让  
铁骨铮铮是民族脊梁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是刻在骨肉里的信念

八十年了,我们身怀坚定的信仰  
铭记昨天是为了更好守护和平  
历史是一面镜子,落后就要挨打  
在国际风云际会的浪潮中  
叩问大地苍生,我们大声疾呼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